

“重生”之路

讲述:小强(化名) 整理: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黄鑫迪

在我的记忆里,家是个充满争吵的地方。父母的离异让我感到内心空虚、孤单,觉得自己是多余的。虽然后来父母复婚,可隔阂仍在。为逃离这压抑的氛围,我离家学了两年武术,在那里我结识了一群朋友,把他们当成我黯淡人生中的慰藉。

然而,年少轻狂的我犯下了大错。2023年5月的一天夜晚,我喝醉酒后,在朋友的怂恿下,仗着自己学过武术参与了一场斗殴。看到对方受伤倒地,我吓得逃离了现场,躲到了外地朋友家。得知那人受重伤后,我慌了,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爸爸沉默良久,最终还是决定带我去派出所投案自首。

在河南省临颍县检察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,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交代了打架过程。令我意外的是,检察官不仅关注案件本身,还耐心询问我成长经历和细节。那一刻,我积压多年的委屈、与父母间的矛盾一股脑奔涌而出……

后来爸妈带着我向伤者赔礼道歉、赔偿,我获得了谅解。那年12月19日,临颍县检察院对我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,考验期为一年。当天,卢静检察官拿出了两封特殊的信,她告诉我,一封来自一名大学生,这个大学生是在考验期考上大学的;另一封来自正在未管所服刑的一个哥哥,这个哥哥在考验期内重蹈覆辙,一步步滑向深渊,现在他悔恨不已。那一刻,我明白了自己要选择走哪条路,暗暗发誓一定要重新开始。

之后的日子里,在检察官和志愿者们的带领下,我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、法治宣传教育等志愿服务活动,还在观护基地学习修车。当我第一次握住扳手,当我听到发动机随我的动作而轰鸣,我找到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。

同时,我也看到了爸妈的改变。检察院安排他们参加家庭教育指导课程。通过专业的一对一指导,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,我的家庭氛围融洽了很多。

2024年12月19日,我再次来到检察院。检察官对我宣读了不起诉决定,我感觉自己“重生”了。我深知,是检察院的倾力帮扶、爸妈的不离不弃,为我铺就了这条“重生”之路。我会带着这份感恩,勇敢地走下去,让人生绽放出绚丽的光彩。

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特殊的,但他们的健康成长不该被“与父母的距离”影响。近年来,检察机关积极探索,多维度护航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——

阳光普照“山里的种子”

□本报记者 何慧敏 见习记者 杨晓 刘蕊

“手机里的妈妈总是说‘听话’,可我想问你,你知道我现在长多高了吗?”四川省三台县某村一名12岁留守儿童的作文,揭开了农村留守儿童的情感裂痕。

农村留守儿童,是在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背景下,受城乡户籍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社会群体。2016年2月发布的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》指出,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

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。2023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,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.56万。

农村留守儿童如同“山里的种子”,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发展潜能,但深埋于土壤中,等待破土而出、茁壮成长。长期以来,受监护缺失、心理创伤、环境安全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,这些“山里的种子”的成长之路并不平坦。



▲近日,“熊猫未士·绿芽”未检团队走进四川省三台县乡村工作站开展法治教育活动。 ▲近日,在湖北省南漳县,由人大代表和检察院、教育部门、文旅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“护苗联盟”,借力“送戏下乡”惠民演出,将法律知识融入戏曲故事,并邀请戏曲演员和同学们一同参与法治问答活动。

1. 亲子分离的创伤童年

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轨迹,往往始于一场无奈的“离别”——父母外出务工,将他们托付给年迈的祖辈。

《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2019》显示,96%的双亲外出儿童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隔代监护。隔代监护即意味着隔代教养,这种亲子分离、打破传统家庭模式的教养方式,带来的隐患是多方面的。

“这种教养模式往往呈现‘重养轻教’的特征,祖孙代沟等均容易形成‘引导真空’,进而影响孩子们的社会适应。”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志军在其论文《隔代教养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的影响》中指出。

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更容易被忽视,更容易出现抑郁、焦虑等消极情绪。2021年,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发布的《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》显示,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风险更大,其抑郁检出率为28.5%,高于非留守儿童。

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让人担忧。在乡村,成年人的看护、引导与监管不到位,特殊经营场所的管理漏洞

等,都加大了农村留守儿童受害的可能性。

在重庆市云阳县,一个案例令检察官张扬心痛:初一学生小帅的父母外出务工,他由爷爷奶奶抚养。他虽成绩优异,但沉迷网络。他12岁那年的除夕夜和第二天,爷爷两次在网吧找到他并责打。当天下午,小帅被再次发现上网后,回到房间自杀。

2023年,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年仅13岁的小萍在外面玩耍时,被66岁的邻居彭某用零食哄骗到家中实施了猥亵,奶奶发现小萍不对劲后报警。小萍的母亲早已离家出走,父亲常年在外务工,精神发育迟滞的她一直和奶奶在农村生活。

农村留守儿童,还容易误入歧途,走上违法犯罪道路。2022年初,浙江省德清县的男孩小凯因缺钱,和社会人员一起去“拉车门”盗窃。据调查,小凯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,他自小不爱学习,高中没读完便步入社会。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,2021年—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,被告人留守儿童案件占比达22.94%。

2. 司法保护填补家庭监护空隙

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特殊的,但他们的健康成长不该被“与父母的距离”影响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孩子们成长得更好,是我们最大的心愿”。如何填补监护空隙,给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营造更加安全、健康的成长环境?检察机关不断延伸司法保护触角,助推家庭、学校、社会、网络、政府、司法“六大保护”形成合力,特别是针对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“管不了、不会管、因外出务工等原因“管不了”等家庭保护问题,结合办案实际情况制发督促监护令,针对性督促、引导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。

在西藏自治区曲松县,一份督促监护令改写了一个孩子的命运。14岁的小米是典型的农村地区留守儿童,在父亲意外离世后,他与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,母亲则一直处于失联中。但是,爷爷长期患病在床需要照料,小米自己也因病经历两次大

手术,家庭经济陷入困境。2023年6月,曲松县检察院接到小米奶奶的情况反映后,经过多方走访,终于找到了失联多年的小米母亲,并向其发出督促监护令,要求其认真担负起监护责任。经过承办检察官多次释法说理,小米母亲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责任,定期探望小米并给付抚养费。

做好普法教育,将危险预防机制前移。检察官们相信,法治知识能帮助孩子们长出“铠甲”。据了解,检察机关不断推进法治副校长履职,最高检发布的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(2023)》显示,已推动全国4万多名检察官在近8万所中小学担任法治副校长。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法治教育,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检察院检察官与果农合作,在荔枝林开设“田间法治课”,孩子们纷纷围观,学习法律知识。湖北省南漳县检察院检察官与人大代表、社会组织人员组成“护苗联盟”,定期送法进村,为农村留守儿童预防性性侵情景剧。

□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程倩雯 张鑫

父亲将患有脑瘫的儿子扔给孩子爷爷10余年不闻不问,孩子奶奶向其索要抚养费反遭辱骂殴打。近日,经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检察院提起公诉,被告人李某因遗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。同时,法院撤销其监护权,指定辖区民政局为孩子的监护人。

2007年,李某与妻子刘某生下儿子小虎(化名),小虎一出生就被查出

患有先天性心脏病、脑瘫等疾病,生活无法自理。在生活压力下,2012年李某和妻子离婚,法院判决小虎由李某抚养,刘某支付抚养费。然而,刘某一直杳无音信,李某也逃避抚养责任,将小虎放在其爷爷家后便多年不闻不问。2018年,小虎的爷爷因病过世,他由74岁的奶奶郭某照顾。但郭某生活拮据,身体情况也每况愈下,还患上了脑梗,实在没有能力好好继续照顾小虎。郭某多次联系李某,希望其能承担小虎的抚养责任,李某不仅不予理会,还多次对她进行侮辱、

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从来不是“独角戏”,而是多方合力共绘同心圆。

为强化学校保护,最高检积极配合、推动教育部下发《关于推开教职员准入查询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准入查询工作的通知》,进一步推开入职查询制度。针对辍学未成年人犯罪问题,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印发《关于建立涉案未成年人控辍保学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》,为更好建立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,最高检着力推动《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》国家标准贯彻落实。这些制度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构筑起坚实屏障,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,作为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体,更是从中获得了切实保障与关怀。

在各部门支持下,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绘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同心圆。除了常态化开展进校园普法活动,检察机关将目光投向了社会力量。比如,福建省福州市检察院机关将福建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的“木棉课堂”公益实践项目与普法教育结合,该校师范专业的大二、大三学生利用寒暑假,以“准老师”身份走进乡村小学,给乡村孩子提供法治教育。

江西省检察机关联合该省教育厅、卫健委开展“法治心育进千校”活动,携手300余名心理咨询

3. “小候鸟”不再孤单

师,深入1000余所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的中小学校开展“生命教育”“预防校园欺凌”主题宣讲。

创新科技和举措,让守护突破山河阻隔。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开发“未成年人检察e站”小程序,涵盖涉未成年人案件线索举报、法治宣传、未检品牌展示等功能,并在部分中小学校、司法社工组织、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平台。在云南省龙陵县,跨部门联动开发的留守儿童数据库,通过智能算法筛查风险,2024年已预警43起监护失职案件。江苏省东海县检察院更是推动实施涉案留守儿童父母“归巢工程”,对于想回乡自主择业的家长,由相关单位在职责范围内提供扶持措施。截至2024年底,已有70名涉案留守儿童的家长回到本地就业,相关留守儿童再次违法率为零。

有多部门多举措的关爱,那些散落在山间的“小候鸟”不再孤单。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的农村留守儿童小谢,用颤抖的手画下“会飞的轮椅”;陕西省华阴市曾因家暴辍学的农村女孩,成了校园普法“小喇叭”……

这条守护之路,仍需不断向前。“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关心与呵护,在

这一过程中,强化‘家校政社’协同机制尤为关键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西南昌师范学院体育学院院长程丽芬建议,进一步贯彻落实儿童主任职责,借助专项立法、财政支持、智能监测等手段精准发力,着力攻克农村留守儿童情感缺失、教育断层、监护缺失三大难题。

资深社会工作者、北京市中鼎社会工作事务所主任苏峰认为,农村留守儿童受侵害问题根源在于家庭—学校—社区系统功能失调与社会支持网络断裂。因此,需要进一步探究重建监护能力、心理安全屏障、社区联防网络,“探究开展祖辈监护人急救、防侵害培训,建立‘儿童主任+网格员’的立体防护体系。”

“山上的索玛花,今年结成了太阳,你说即使一颗小种子,也该有到达的远方……”当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公益歌曲《山野里的太阳》的旋律飘过山岗,四川省凉山州的检察官们相信,“只要我们用太阳一般的爱去温暖他们,帮他们重建希望和理想,这些山里的小种子肯定会会长成自己的太阳,照耀其他人。”

当万千萤火凝聚成阳,“山里的种子”也将真正穿过风、越过冬,飞往属于自己的远方。

(文中除专家外,其余受访对象均为化名)



被遗弃的孩子有了归宿

力有问题,吃喝拉撒都要人照顾,走路也不稳,平常乱喊乱叫,我害怕把他接来会遭到周围人投诉。”

承办检察官全面审查案件事实与证据后,认为李某遗弃行为情节严重、性质恶劣,涉嫌遗弃罪。2024年12月,该院对其批准逮捕。李某被逮捕后,以患病为由为自己开脱,且始终不承认自己的做法违法。通过检察官充分释法说理,李某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,表示自愿认罪认罚。

小虎今后何去何从?鉴于李某

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且面临刑事处罚,已不适合继续行使监护权,秦都区检察院尝试将监护权变更为当地民政部门。

今年1月6日,秦都区检察院向该区民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,建议其作为诉讼主体,提起撤销李某监护权之诉。后经法院判决,秦都区民政局担任小虎的临时监护人。为方便照顾,小虎仍然在养老院生活。同时,该院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工作,为其申请了一笔司法救助金。目前,小虎生活状况良好。

